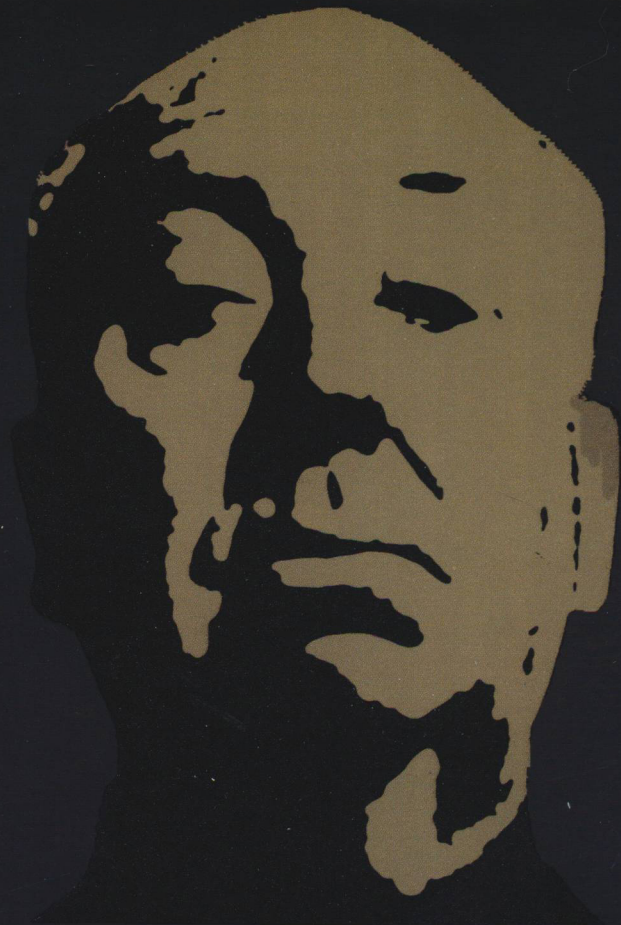


下



希区柯克


惊悚悬念

童仁戈◎编著

经典全集

如果把电影从我身上减去，那我就只剩下零了，如果希区柯克离开了电影，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希区柯克了。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

 中国纺织出版社




希区柯克

惊悚悬念

经典全集

下

童仁戈◎编译

 中国纺织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61	生意	383
62	时差	388
63	双重杀手	395
64	死亡脸孔	398
65	他是谁	405
66	坦白	411
67	套	415
68	特别债券	419
69	头颅的价格	425
70	危险的旅行	432
71	慰问信	437
72	无名火起	444
73	无人之境	446
74	五千块	450
75	午夜追踪	455
76	陷阱	465
77	逍遥法外	471
78	邂逅	476
79	猩猩的悲剧	485
80	行刑人	495



81	虚幻的绿色	500
82	一个谨慎的杀手	506
83	以牙还牙	515
84	油价涨了	520
85	与杀手为邻	526
86	真实情节	536
87	职业刺客	539
88	珠宝设计师	547
89	逐鹿	556
90	自首的黑帮	565
91	最后的安眠	570
92	最后一搏	578
93	移花接木	590
94	白痴的证词	594
95	星期三班车	604
96	百密一疏	610
97	一杯草药茶	616
98	不对劲儿的车	624
99	赌徒的遗书	630
100	事故的寡妇	634
101	报复	643
102	老江湖	646
103	丈夫的诡计	648
104	老好人	657
105	花生仁儿	665
106	贾丁舅舅	670
107	惊弓之鸟	675
108	口袋中的交易	680
109	金蝉脱壳	685
110	妈妈的金戒指	697
111	漏洞	701
112	池塘里的眉笔	704
113	副经理秘史	710



114	汽车后座上的手	713
115	偷梁换柱	721
116	看不见的线索	725
117	奇怪的凶器	729
118	化妆间里的眼药水	732
119	机舱里的钟声	741
120	栽赃	744



下卷

61 生意



早晨起来，透过对面房间的窗户，看到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古奇，哈利的愤怒就如同阿巴贡被偷了钱币。

“寄生虫、垃圾。”他双手颤抖着，衬衫的纽扣都系错了，解开纽扣后，他气得一把把衬衫扔到地上。

“哈利，控制你的情绪。要不是经济大萧条，谁愿意失业在家啊？”哈利太太平和地说。

“什么萧条不萧条的，像他那样懒的连动根手指都难的人，就算天上下金条，他也还是个穷光蛋，谁能愿意用他工作。”说完这句话，他松了松领带。哈利有五十多岁，前额的头发已大面积脱发，后面的头发柔细、花白，就像用很细的铅笔画的素描，他的造型就好像在砍了一截的青萝卜上，放上了一多半红萝卜。

“可是，我还听说他当过机械工程师呢。”哈利太太辩驳说。

哈利太太穿了件带格子的长裙，脸庞虽瘦削见老，但还留有年轻时美丽的



影子，她身材颇长匀称，站在哈利旁边，就如同橡树旁的一株木棉，显得很一般配。

“听说，还当过，”哈利突然大声笑起来，“他的汽车总爱抛锚，割草机动不动就冒火，还有……”他接着说。

“别挖苦别人了，你得准备上班去了。”哈利太太催促他说。

“上班？我得去上班，真是可笑。我每天不仅要准时到店里工作，在别人都下班了后还要继续努力，最可气的是大家都欢度周末了，我却得去南方开会。可是这样到头来，竟然要为一头猪纳税，把钱给一个只会躺在那儿看日出的废物。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休息，要是有一天我们这样的人都累倒了，他们还不得饿死。”他说完这些话，也用眼神瞥了瞥哈里太太，仿佛在说，你的幸福生活，也是一样来自于我的恩惠。

“别在那儿恬不知耻了。你那也叫上班，也叫工作，我看你只是在守着你父亲留给你的遗产而已。你拼命工作？可是我们店里的利润怎么看不到一点增加。”哈利太太揭了他的底牌。

“闭嘴。”哈利恼羞成怒地吼叫。

“我知道你为什么讨厌古奇先生，就是因为去年你在竞选村长时，他把他的那票投给了你的对手，所以你就耿耿于怀。”哈利太太一下说出了根本原因。

“我已经忘记那档子事儿了。”哈利故作大度，慢慢地说。

“你要是真的不在意就好，但愿今天晚上在艾伦家的派对上，你们能冰释前嫌。”哈利太太微笑着说。

“你说艾伦会邀请他，这怎么可能呢？”哈利一脸疑惑。

“你忘了艾伦是信教的，艾伦看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他身边，就想带这个孤孤单单的人快乐一下。哈利，到时候你别和古奇过不去，不要扫兴。”

“别和我说‘别’和‘不要’这样的字眼，我听着就头痛。”他的表情很不耐烦，气冲冲地披上外套，摔门而去。

他的情绪就像一只被拴久了的恶狗，眼看自己最活跃的年龄即将过去，就开始变得气急败坏，变得更加恨这条陪自己走过风雨的链子。他自从看到了更有活力的姑娘，就一心想和哈利太太分开。

没有情感约束的人就和没有法律约束的人一样，都容易放纵。

哈利这样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居然在派对上喝得最多。他连喝了两大杯自己调制的鸡尾酒，摇头晃脑地和别人吹嘘着自己的事业，说了一些连鬼神也难做到的事。



古奇来得比较晚，拿了罐啤酒独自坐在角落里慢慢品尝。他的年龄四十刚过，可是举止却很沉稳；个子虽然不高，但看上去却精神干练；眼神虽然总是迷惘忧郁，却不时透出一种不易察觉的锐利。

哈利一回头，看见了在独自喝酒的古奇，他心里压着火，慢慢走过去。

“古奇，我可是看你悠闲好久了。”古奇站起来之后，他很不屑地说。

“一整个夏天，或许还要久。”古奇边说还边不好意思地笑笑。

“难道你就不觉得这样游手好闲很可耻吗？真不知道你怎么还会笑的出来。”古奇的笑让他的怒火一下子升腾了起来，他大声的训斥，还用力拍打着桌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过来，古奇看着大家感到万分尴尬。他向后挪了一小步，变换了一下站姿，低头慢慢地说：“我也一直很想找份工作，只是公司一直说等到他们度过了难关，就马上让我回去。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我以前的工作，我不想因为找到了其他固定的事做，而丢掉自己擅长的业务。”古奇先压低了声音，后来声音又略有上扬。他不愿影响大家高兴的情绪，但是觉得哈利对他毫无了解的指责的确很无理。

“别说的那么好听了，外面那么多招短期工的活，你干过哪一个，你就只是等着拿失业救济金。”为了证明自己训斥得对，哈利的声音更大了。

“救济金也就够买一点有限的面粉，我花的是我自己的积蓄。”古奇说到这里，停下来点上一支烟，直视着哈利，眼神像是在说，我怎么活关你何事。

“白给你们，你居然嫌少，请问在坐的各位纳税人，谁见过这样贪婪的人？谁见过？”他一边说，一边上前推了古奇一下，推得古奇十分生气。

“哈利，别说了，算了吧。”有人过来拉他。

“走开，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摇晃了一下蛤蟆一样的手臂，“不知道是谁制定了这么个破制度，养活着这么多理直气壮的懒汉，而且是无休止。为了生活我们都要四处奔波，可是他们却饱食终日地躺在那里，真是岂有此理。我知道每个人的事业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那并不是不努力地理由。他还有其他的事情，也能做得很好，只要他想做。”他满腔愤慨的演说，在别人眼里却像一个精神病人，有的客人开始找理由和艾伦夫妇告辞。

“哈利，不要生气，不瞒你说，我真的去了几家单位试工，可是都被人家以年龄太大为理由给辞了。”古奇看着推门而出的客人，很想找个办法来与他和解。

“年龄大，你能大得过我吗？你完全可以做生意啊，或许我还能帮你。我走南闯北认识的朋友很多，只要你肯干，谁都能给你一条出路，可是你却什么



也没和我说。”哈利在愤怒之余还在吹嘘。

“我是个机械工程师，一离开图纸和机器，就像画家离开了纸和笔一样，我真的干不好其他的。”古奇很谦虚地说。

“别找这样的借口。契科夫是医生，可是能写小说；海明威是记者出身，可是却会打拳。事实证明，一个人是能做许多事情的。”他说完这两个人，四下瞅瞅，满以为会得到一些崇拜的眼光，可是发现大家已三五成群地喝酒了。

“哈利，你说的都是杰出的人，可我不是，我觉得我还要再等等公司的消息。”古奇想以此句话结束他们的交谈，可是没想到又引出哈利更多的话。

“你找的全都是借口，什么东西都是要大胆尝试，才能知道自己行不行，而你就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自私鬼，你舍不得拿自己所有的积蓄做生意，就伸出双手要我们的钱。为什么上帝不让你们这样的人死了呢？是不是上帝死了。”

“哈利够了，你太过分了。”哈利太太看到艾伦夫妇面有愠色，就大声对哈利说。

“我只是说出大家心中的不满而已。”他根本就没在乎太太的话。

“不，你只是一个肚量小的人，你这样做让自己显得非常的无知、低劣和恶心。你怎么好意思为过去的事，在别人的派对上大呼小叫，就是因为你有几个臭钱，告诉你，你以后最好和你的臭钱说话。”说完哈利太太独自离开了。

“对不起艾伦先生，我想我真的不该来你们的派对，都是因为我才让大家都不高兴。”古奇说完这话，也转身匆匆离去。

哈利没有去追他的太太，他又喝下了一大杯酒。他心中暗骂，可恶的女人，可恶的乡村女教师，你居然让我和钱说话，那我就和钱说话，别以为我还总在乎你。

当天夜里，哈利夫妇大吵了一架，随后二人办了离婚手续，这一切正合哈利的心意。以至于第二天，他一个人走在南方熟悉的街道上，嘴里还哼着小曲：“心爱的姑娘，我就要见到你，是你让我无比欢喜，我要带你离开这里，向幸福的地方飞驰而去。”

初秋的晚风在他情人的小巷里吹起，飘落的黄叶在风中纷飞美丽，哈利一想到自己将马上带着她离开此地，心里不免有点小小的失意。

就在离他情人家门不远的小巷拐角处，突然闪出了一个黑衣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他定睛一看那人正是古奇。

“怎么会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哈利既惊慌又疑惑。如果我的事被他



知道，而他又告诉了我的太太，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想。

“你太太派我来的。”古奇很认真地说。

“派你来干什么？”他明知故问，额头上渗出大大的汗珠。

“看看你的小情人。”古奇微笑着说。

“难道她早知道？”哈利很诧异。

“是的，她早就知道了，你不该忽略她的直觉。”

“可是她为什么要派你来，你只是个机械工程师，又不是私家侦探。”面对眼前的古奇，他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哈利，这几天我终于找到了我还擅长的事。除了做工程师之外，我还适合去当一名射击选手。”他突然靠上去，闪身到哈利背后，用手枪顶住了哈利的后脑。

“我想我早该告诉你，我是一名职业杀手，而机械工程师只是我在公司挂的虚名而已。”

“那你杀了我有什么好处。”

“这问题，我想你还是再等几十年后问你的太太吧。”

“那她为什么要杀我？”

“我和她说杀了你，那你们离婚后，你的一切财产就都归她继承了，所以她很高兴雇我干掉你，怎么样哈利，我生意谈得还不错吧。”

“可恶的……”哈利刚一动，古奇就扣动了扳机，他死后的嘴大张着，还含着两个没吐出来的字。



62 时差



伴随着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缓缓降落，空气中的迷雾变得越来越薄，西斯罗机场在大卫的眼中越来越清晰，这是他第一次亲临英国的土地，可是他根本不在乎那里有多美丽，他还在为被迷雾耽搁的一小时而生气，对于做他这个职业的人来说，时间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事情的结果。

在海关检查的时候，他的证件上很清楚地标注了自己的职业是商人，因为只在此地做为期一天的停留，所以海关也没对他进行十分精细的检查，连他那唯一携带的行李箱都被忽略在外。可是就算有人检查，大卫也不会很担心，因为手枪和消音器都藏得十分隐蔽。当然，如果检查像肯尼迪机场那样严格的话，什么都能被查出来，可是在这里，安检人员只是照照袋子而已。

叫了几辆出租车都没停，好不容易搭上一辆，又过去了半个小时。他一路催促着司机加速，可是由于朦胧的迷雾，司机只是嘴上说好的，实际并没有开快多少。车穿过郊区，直奔伦敦的一家旅馆。因为此行的任务非常特殊，所以他这一路神情专注，都没去浏览一下这座风景名胜的古建筑。次日下午，他必须离开此地，而且最好是悄无声息地离开。

大卫在公园边的旅馆安顿好，已经是上午十点整。他组装枪械的速度很快，而且手枪和消音器也都检查了多遍，可他还是按习惯打开行李，用两分钟的时间进行最后一次的组装练习。这把枪只能再陪他一天多的时间，完成任务后必须把它扔掉。

伦敦这个多雨的城市，在六月却气候怡人。天空晴朗，偶尔还点缀着几朵白云，温度始终维持在20℃左右。少女们穿起了时尚的迷你裙，露出光滑修长的双腿，尽显青春的魅力；情侣们欢声笑语，携手漫步在风景美丽的海德公园。

大卫很留恋这样的情景，这温馨的时刻对于他来说，从来就没有过。

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快速地洗了个澡，就匆忙向距旅馆几条街远的“纺车俱乐部”走去。他职业性地选择走那些狭窄、僻静的小巷，并不时停下来，看看从机场买来的旅行指南，看这些小巷是否与马路贯通。



临近中午，他来到设于地下的“纺车俱乐部”。宽广的大厅内灯光昏暗，并没有客人，几个清洁女工正在清扫满地的烟头和易拉罐，他走过她们身边，引起了她们好奇的目光。大厅的格局完全可以和赌城相提并论，二十几张绿色大方桌上分别放着轮盘、骰子和纸牌，他径直走过它们，来到一扇分隔赌客和私人的传统屏风前。他推开屏风，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正在那儿数着成堆的英镑。

“我想你就是查尔斯先生，对吗？”他十分冷静地问。

中年男子用手搂了一下钱，神色中略带慌张。

“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他的手迅速地放在了桌子下的警报器按钮上。

“我是大卫，很抱歉我来晚了。”大卫笑笑说。

“对不起，大卫，我在算昨晚的账，你请坐。”他收回手，让大卫在自己对面坐下。

“嗨，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年轻，我险些把你当成了一个没钱的小流氓。”他不好意思地接着说。

“先生，干我们这行的不分年龄大小，只看成功率。时至今日我没有失手过一次，希望你能告诉我具体要做些什么？”大卫很希望快去完成这一任务，所以他开门见山地问。

“我要你去干掉那个爱尔兰人。”查尔斯一边说，一边把钞票一擦擦码整齐，好像在告诉大卫，只要你干得漂亮，不必担心钱的问题。

“爱尔兰人，他是干什么的？”大卫其实并不想知道太多，这样问只是想探探，他要解决的人是否有很强的反抗能力。

“一个叫奥本的人，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小股东。至于其他的事你不必关心。”查尔斯说的话对大卫一点帮助也没有。

“那我应该什么时间去找他？”大卫用以往多次成功得到的自信，也没有再问什么。

“今晚，我可以告诉你去哪儿找他。”查尔斯点燃一支烟略作思考，然后也递给大卫一支。

“先生，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会雇远道而来的我呢？”大卫把烟放在桌上。自从干上这行，他就把烟戒了，一个杀手吸烟，就像一个士兵在战壕里玩火一样危险。

“因为本地杀手对自己的人总是不忍心，所以他们没有你们枪法准。”查尔斯开玩笑地说。



“还有，我发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爱尔兰人就进口芝加哥枪手来暗杀英国的高级官员和警察。那时候他们漂泊而来，所要的价钱从四百元到一千元，是当地杀手的几倍。如今，你空降此地，干掉一个爱尔兰人，最少可以得五千。”他接着说。

这就像一个人在专心下棋，却被放烟火的人惊扰，然后放烟火的人还对他喊“快看，天上多漂亮啊。”一样讨厌。

“先生，请问他平时都会在哪里出现？”大卫避开了他的胡扯。

“他今晚应该会在巴特西收款。”查尔斯想了想说。

“巴特西？请先生说清楚这地方在哪儿。”大卫的语气中透露着急躁和生气，他不住地看表。查尔斯这样的雇主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不能一次把事情详情交代清楚。

“从我这儿跨河过去，你能看到一个名字叫巴特西的公园，里面有一个开心游乐场，在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赌博机器。有时候，一些青少年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利润丰厚。”查尔斯说话的节奏就像一个博物馆的导游员。

“可是那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明天他们能成为我的顾客。”

“对不起，那不是我的事，请问你现在有没有奥本的照片。”大卫强压恼火。

查尔斯掏出一张双人的合照，照片的曝光十分糟糕。金发女郎身边的男人，中等身材，五官在一片模糊中，看不出任何的特点。

“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法通过照片来认出奥本。我想我也许只能靠这一办法来完成任务了。”大卫边说话，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一根细长的管子。

“你今天有机会接触到他吗？”大卫接着问。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查尔斯很自信地说。

“那就好。”大卫举起管子，把管中的液体挤到手上，然后双手轻握，让查尔斯从他的虎口处往里看，查尔斯看到了晶莹的亮光。

“把这东西涂在他的外套上，晚上我一枪就能解决了他。”他所有漂亮完成的任务都来自于黑夜，所以他也愿意选择黑夜。

“可是大卫，到时他要是换外套，我们怎么办呢？”查尔斯比大卫更担心事情被搞砸了。因为大卫一旦失败，可以一走了之，而他马上也将成为奥本雇来杀手的活靶。

“我想我们最好能把它涂到他的皮肤上，查尔斯你有办法吗？”大卫问。

“让我想想。”查尔斯沉默了一会儿后，把手伸向按钮，不一会儿就出现



了一位铁塔一样的壮汉。

“快去把珍妮找来。”壮汉马上去找。

珍妮推开屏风走进来，走路的姿态十分招摇。她的长发像阳光照耀的海浪，光滑而漂亮，一席朱红色的超短裙，尽显她火辣的身材。她用妩媚的表情，望向查尔斯，还不时回头看大卫一眼。

大卫知道她就是和奥本合照的人，而且断定她不是奥本的情人，只是一个应召女郎。

“查尔斯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她问。

“不，不是我，珍妮。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指了指大卫，“珍妮，这是大卫，他有些事需要你的帮助。”

“你好大卫，很高兴认识你。”她看大卫时还眨了眨眼睛。

“珍妮，你能带我去巴特西公园吗？”大卫问。

“当然可以。”她回答得很直接。

“你能告诉我奥本在哪儿停车和在哪儿收钱吗？”

珍妮的眼神中有些疑惑，她望向查尔斯。

“珍妮，你知道，奥本这几年用我的投资挣了不少钱，可是他一分也不上交。我想让你帮大卫替我除掉他，然后由你接管那家游乐场，你是否愿意？”

“好吧，查尔斯。”她望着查尔斯那愤怒的双眼，低声答应。

查尔斯和珍妮说明了计划，他问大卫：“大卫，你说这东西涂到珍妮的唇上是不是会很美？”他看着她一阵坏笑。

“那是当然。只是别吃到嘴里就好，所以我建议她在涂之前，最好先在唇上涂点冷霜，事后也比较容易擦掉。”

珍妮从大卫手中拿过细管，挤了一点在唇上，然后对着镜子照了照，笑着说：“你们谁见过这样的犹太。”

“珍妮，你居然把那个爱尔兰人当成基督。我看他就是一头贪婪的蠢猪。”查尔斯愤愤地骂着，大卫却觉得十分好笑。

“走吧，大卫，珍妮会为你准备好一切，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凯旋。”查尔斯胜利在望式地向他们挥手。

“你以前没来过英国吗？”珍妮边开车，边问大卫。

“是的，从来没有。”

“这是你的职业吗？”

“不，我有时候抢银行。”

“大卫不要开玩笑，我真的头一次见到干你们这行的人。”可是大卫并不



相信。

“难道查尔斯、奥本就没杀过人吗？”大卫问道，珍妮无言以对。

车疾驶过亚伯特大桥，左转穿过巴特西公园广阔的绿野，急停在一个宽阔的停车场，之后两人下车步行。

“你确定这就是离开心游乐场最近的停车场吗？”

“当然，奥本每天必须到这儿取车。”

他们边走边说，漫步过一个巨大的喷水池，那场景仿佛拉斯维加斯。走过一条两旁栽满鲜花的小路，直达游乐场的十字转门，那儿就是游乐场的入口。

“人还不是很多啊。”大卫对英国的赌场感到很惊讶。

“是啊，白天人们都爱到海边散步。晚上人就多了，今晚你就会看到转马、碰碰车、马戏等，还有那些吃角子的老虎机，咽下了许多青少年手中的铜板，真的如老虎吃食一样。”

“在美国，可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赌博，关键是它腐化身心。”

“天哪，怎么会呢，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这儿的每台机器一晚上会有多少收入？”

“它玩一次要六便士，一晚上能收入个十磅或二十磅，数目不多，但把所有机器都加起来，钱就不少了。”他们走过一台玩赛狗的机器时，珍妮继续介绍说。

“他通常是把钱带在身上，还是放在保险柜里。”

“带在身上。”珍妮干脆地回答。

“那我们可以在杀死他之后，再拿走他的钱，这样警察就会把此案当成一起抢劫案来处理了。”大卫突然想到了说。

“你真聪明，查尔斯就想不到这些。”珍妮用一种崇拜的眼光看着他。

“珍妮，我现在在想你怎么能把荧光吻到他脸上，而不令他起疑？”大卫没有因珍妮的赞美而停止思索。

“我会在天黑以前吻他，这样别人看不出，他自己也不会知道。”珍妮早就计划好了。

他们走过奥本的办公室，办公室外不远处就是通向停车场的小路，这条小路和通往游乐场的小路相距不远。珍妮告诉大卫奥本会什么时候来拿钱。

他每次都走这条小路回汽车吗？”

“是的。”珍妮回答。

大卫很不希望如此，因为这条路既短又显眼，这就要求自己下手时必须既快又准。他远远望着树枝上斑斓的彩灯，从夹克里掏出消音手枪，随手一枪，



所有彩灯马上全部熄灭，小路上一片漆黑。

“你居然把线打断了？”珍妮吃惊地看着他。

他满意地笑笑，很放松地收起枪。

“珍妮，你吻过他之后，马上离开他，我不想伤害着你。”大卫很严肃地说。

回到旅馆天色还早，他在旅馆周围的商场逛了逛，又坐下来慢慢喝上一杯伯爵茶，他边喝边思考着晚上的行动。今晚十点左右，奥本会来办公室取钱，当他拿着钱高兴地走在漆黑的小路上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只“萤火虫”居然落在他的脸上，我就躲在暗处向那光亮处打一枪，当然不能排除奥本也会带武器，可是那又能怎样，这是暗杀又不是巷战，我不给他反抗的机会。解决他后，我就快速拿走他的钱，虽然在伦敦很少有持枪抢劫的案件，但是警方也不能够否认事情的偶然性。就算他们查出真相，自己也早已在此地蒸发了。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珍妮不小心也吻了别人，造成误杀，可那是查尔斯安排人的错，他必须付我钱。最后就是那彩灯，我想一时还不会被修好，就算修好了，我也只需一枪就能打坏，很简单的事。

特法拉加广场上吹着徐徐的晚风，流浪的歌手在夕阳下吹着悦耳的口琴，洁白的鸽子在楼群间和蓝天上时隐时现地盘旋飞翔，地上的孩子在水池边嬉笑追逐。大卫就在这纯真的美好里，一再驻足，强忍离去。

傍晚，他在“纺车俱乐部”旁边叫了一辆计程车，一路跟踪珍妮来到开心游乐场。珍妮在那棵挂满彩灯的树前和一名黑发男子紧紧拥抱，她用力地吻了他的脸颊。在车上大卫看不清那男人的长相，但他坚信那人就是奥本。

珍妮离开时，还微笑着和奥本道别，随后奥本开心地向游乐场的小路走去。此时是八点一刻，天色仍然是一层薄薄的明灰色，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赶到游乐场。大卫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开枪，要等到天黑再行动。

红男绿女，人声鼎沸，是游乐场里永远不变的风光，少女飘飘的长发上浮动着洗发水的香味和混合型的香烟味。当然也有一些苍孙半老的中年人，他们玩的不活跃，但沉稳，一边大口地喝着啤酒，一边押着大注。机器叮叮哐哐地响着，伴随着世间万象的表情。

奥本走进办公室，在里面停了一段时间。大卫越是着急，越是觉得时间漫长，他一再怀疑那把枪的材质，那把枪像用火星上的材料做成的似的，沉甸甸的压得他肩膀生疼。

奥本走出办公室，胸前的口袋里装满了钱。在投掷篮球的电玩前，他投了几次球，赢了一个椰子，他打开后高兴地给了摊主。随后，他又在一个黑漆漆



的建筑物旁和一些小孩玩比赛小汽车，晶莹的荧光在他脸上晃动着，他却高兴的浑然不觉。

车加速驶经过一段有光地带，在一个黑暗的拐角减速转弯，奥本的脸仿佛是一个装着夜明珠的贝壳。大卫丢下手枪套，快速举起枪又放下。此刻他要是射击，一定会成功，可是，这就成了有预谋的暗杀了。毕竟还是处理成抢劫案比较好，而且处理成抢劫案他也觉得尽在掌握。

奥本离开汽车，穿过一道拱形长廊，来到电玩城，他认真地看完自己的每台机器后，很满意地走向“风洞”，这是电玩城通风换气的地方，也是奥本通往停车场的捷径。“风洞”由钢筋和混凝土建筑而成，一些情侣和儿童很喜欢走在这里。

大卫看看表，临近十点。他确定等奥本一出这地方，就是他最好的射杀时机。他悄然地快步跟上奥本，可是洞口走动的人群总是拦阻他，奥本的背影在他眼前忽左忽右地摇摆着，脸上的荧光也在他眼前摇摆着。可能是奥本感觉到有人跟踪，所以总是回头张望。但是大卫隐藏在人群中，他想奥本绝对看不到自己。

洞口的尽头，有一条为了隔音而设的厚布帘，奥本在那里回头略驻，然后快速走了出去，大卫疾步跑出布帘，左右张望却找不到那荧光。

奥本一枪打穿了大卫的心脏。

大卫在弥留之际抬眼望天，天还是八点时冥灰的样子。

凌晨三点，“纺车俱乐部”人已散尽。

只有查尔斯和珍妮在里面焦急地等待大卫。

“查尔斯，想不到是我吧！”奥本踢开屏风，一手拿着自己的枪，一手握着美国人用的枪。

“我还活着，你很失望吧。”他往前迈了一步。

“奥本，对不起，都是查尔斯指挥我干的。”珍妮一边哭，一边向奥本靠近，奥本却用枪抵住了她的额头。

“婊子，真没想到你会在我脸上涂荧光。只可惜你们的杀手居然能把伦敦当纽约。你们怎么没有告诉他，伦敦的纬度在纽约北面的 11° ，这儿的天晚上十点钟以后也不会黑。”说着他扣动了扳机。

奥本狂笑着逼近查尔斯，“孬种，想杀我你自己来啊。”

当查尔斯的手刚要向桌子下移动时，奥本立刻用美国人的枪打穿了他的脑袋，然后拿走了他的钱。